

# 仲秋之树

——悼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葬于西藏山南烈士陵园的北碚籍烈士李仲秋

李北兰

英雄不该无名  
于是，我在记忆纷飞的清明节  
把你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  
追寻成一棵树，一棵  
秋天在砾石上发芽生根的树

一棵树的向上  
自有风景和沃土的润泽  
缙云山垫高你的眼界  
一本在手中翻出晨光的《红岩》  
使你的信仰枝繁叶茂

你步出校门便进厂门  
刚托举起助亲养家的大哥责任

中印边境吹响自卫反击的号角  
你毅然转身，以树的姿势  
登上离天三尺三的西藏高原  
高原的硝烟是另一种肥沃  
移植在通讯员的岗位上  
一棵十八岁的树“嗖嗖”成长  
家书寄回“清澈的爱”——  
云下嘉陵江，云上高原蓝

那日，冒着枪林弹雨去执行任务  
一颗敌炮弹在你返回的背影里炸开  
兜里那张鲜血染红的入党申请书  
誓言不死，铮铮、铮铮——

宁肯高原埋忠骨，绝不丢失一寸土……

就这么，你用你挺拔的信念  
擦亮墓碑，在高原上定格  
一个血色的承诺——  
立着，是一根深扎国土的界桩  
倒下，是一段护佑边境的栅栏

站在清明雨上向藏地叩问：  
“大哥，大哥，你好吗？”  
你留在了那个彻骨的寒冬  
却让我们迎来五十多个  
和平鸽撒满天空的春天！

## 我是一个兵

冉 烨

光阴荏苒，转眼又到一年建军节，每天进出家门看到“光荣之家”铭牌，翻动老相册看到父亲那张发黄的军装照，我便懂了父亲这一生的骄傲和追求。

父亲已年过八十，但走路说话都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腰杆笔直，说话中气十足。前几天，接到街道通知，说要办理退伍军人登记和退役军人优待证，父亲非常激动，我和姐姐劝他，这把年纪了咱不图名不图利，不用再折腾了。不料父亲非常不快，虽然没发火，但反复唠叨优待证是国家对退伍军人的肯定和关心。

我和姐姐非常了解父亲，怕他不开心伤身体，同时担心他一个人偷偷去街道登记办理，如同前两年他一个人去办理退役登记和领取“光荣之家”铭牌一样。赶紧的，由我全程陪同去办。办好，父亲非常开心，我也高兴，及时打电话告知了在深圳的姐姐。我们深知，在父亲心中，军人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好学上进。父亲退伍在重庆市北碚区，当时有两个单位可以选，一个是北碚供电所（即如今的国网重庆北碚供电公司），一个是北碚机械厂（即后来的重庆农用汽车制造厂和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亲友们纷纷劝他，还是去“电老虎”上班好。父亲不以为然，说供电所不到百人，有啥意思，机械厂上千人，是国有大企业，工作起来才带劲。后来，父亲一步一个脚印从普通工人干到了管理干部负责人。如今回想起来，父亲依然无怨无悔。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父亲作为工宣队的军代表入驻了当时的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西南农业大学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父亲对校园工作充满了好奇，其中一个个头不高的教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老师不爱说话，爱看书和专研学术，还到日本留过学。父亲和他聊天并请他吃饭，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师给父亲讲蚕桑知识，一来二去，他们成了好朋友。这名教师叫向仲怀，后来不仅成为西南农业大学的校长，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仲怀伯伯和父亲的友谊延续至今，近年每年都会聚一次，回首往昔，抒发情怀。

父亲最为津津乐道的是，1962年，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35师403团的一员，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听父亲讲，他们团长是四野最年轻的丁盛将军，这

支英雄的部队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令敌人闻风丧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著名的瓦弄大捷就是54军创造的。父亲没有刻意给我们讲战斗的曲折和残酷，只是说他们团是守卫阵地的预备团，不是主攻团，他比较庆幸保全了性命，而一些战友却永远回不来了。每每说到这些，父亲就很伤感，也许这是父亲内心最脆弱的“自留地”，需要呵护和尊重。

最让我们儿女艳羡的是父亲与母亲的爱情故事。母亲年轻的时候，用世俗的话讲，是漂亮的。整个工厂数千人，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含蓄内向、刻苦上进的厂广播员。问过父亲，为什么选择母亲，他说主要还是母亲含蓄贤惠的气质吸引了他。而父亲的军人身份，同样吸引了母亲的目光，选择父亲作为依托终身的伴侣。记得母亲重病期间，父亲一直陪伴床前，总给我和姐姐说“你们好好上班，有我在，放心”。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早上，父亲一遍遍整理母亲的衣物，告诉我们，母亲在梦中告诉他，她觉得很安宁，一点也不痛苦。

其实，作为军人的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曾是专横霸道的。父亲是家中的权威，我则老想向这个权威发起挑战。在我毕业分配和择业上，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方向，当时的父亲很生气也很无奈。那时，我和父亲之间充满了火药味。然而，2001年，当我在北方城市工作不顺，生活窘迫举步维艰之时，年届60岁的父亲，在一处破旧的出租房找到了我，一顿热饭菜，一句“儿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家吧。有我和你妈妈一碗饭，就有你的一碗饭”，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的含义和责任。

如今，年过八旬的父亲每晚7点仍雷打不动地收看央视综合频道的《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心系社会民生，他还特别关心国防和军队建设。父亲说：“军人就是要冲到最前线，保家卫国。要我现在拿起枪，我照样归队。”“你看看，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哪样不是军人冲在前。”父亲说这些话时铿锵有力，两眼放光。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革命歌曲不时在父亲口中哼唱，我也应合着。耄耋之年，父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稳稳地不疾不徐地跟在我们后面，看着我们欢笑悲愁，给我们答疑解惑，用军人的力量支撑起父亲这个朴实的名词。

## 外公的“百宝箱”

汪昭余

戎军功章让我很好奇，缠着外公讲他的军人生涯。

外公是19岁那年参军的，还是个毛头小子的他，心怀保家卫国的梦想。新兵训练十分艰苦，在烈日下站军姿，在泥泞中匍匐，他坚持着，以优秀的表现分到了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主要从事工程建设。每次承担建设任务，外公总是冲在最前面。三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随时不忘党员身份，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先后参加了葛洲坝水电站、河北潘家口水库和广西红水河电站等重大工程建设。

“外公，你好厉害啊！”我拿起一枚军功章，在外公胸前比划着。外公抚摸着另一枚军功章，眼睛里装着满满的怀念，讲起了它的来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和战友们干完工作，在营房里围着火炉取暖。这时，坏消息传来：机房里一台制冷机器的氨泄漏了。氨是一种危险的化学物质，气味刺鼻，大量泄漏不仅会造成人员中毒，在遇到明火或汽油时还会爆炸。我的心脏紧了，情不自禁地想象氨爆炸的场景……外公和战友们跑到机房外，刺鼻的气味挡住了大家靠近的脚步。外公想，再拖下去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故。他冲进了机房，向那台发生氨泄漏的机器冲去，勇敢地关上了阀门。阀门关上的那一刻，外公难以呼吸，倒了下去……

“你当时害怕吗？”外公点了点头。我越想越怕，万一外公中毒了，或者刚好发生爆炸……我忍不住又问：“既然害怕，你为什么还要冲上去啊？”外公拍拍我的头说：“我是党员啊。党员就应该有担当，给他人做榜样。”冒着生命危险关闭阀门的壮举，让外公荣获了三等功。我想，正是这样的担当精神，才让他拥有了装满荣誉的“百宝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向外公学习，成为他那样有担当的勇敢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外出游玩，遇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溪，只有一座独木桥可以通过。朋友们都步伐轻盈地过去了，但我很害怕，望着像野兽一样咆哮的溪水，不敢踏上独木桥。朋友们在对岸向我招手，给我加油鼓劲。我闭上眼睛，狠下心，一脚踩了上去。脚下的独木桥突然摇晃起来，吓得我急忙缩回脚。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外公的“百宝箱”，想起了他关闭阀门的故事。和他相比，我面对的这点危险算什么啊！我坚定地踏上独木桥，一步一步走到了对面。

每次想到外公的“百宝箱”，我的身体都充满了力量。感谢外公，他用共产党员的担当和勇敢为我树立了榜样，让我不再畏惧艰难险阻。外公的“百宝箱”里装着他的军人生涯，他的荣耀。我也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百宝箱”，去记录我的成长岁月，成功和荣誉，陪伴我一路前行。

## 军歌声声亮

汪 洋

上被风吹得凌乱的发丝。

一曲歌罢，老人回到刘晓曼面前，有些得意：“小姑娘，老头子我唱得不错吧！咱们合一曲如何？”刘晓曼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在老人的提议下，他们决定唱《打靶归来》。

这时，我身旁的老妇人说：“老头子以前是军人，就喜欢唱军歌。”她的解释，让我恍然大悟，明白了老人为什么一直唱军歌。

跟在老人响亮的歌声后轻声哼唱的刘晓曼，渐渐放开了声音。从铜仁一路行来，我感受到刘晓曼的歌声，音质明亮、圆润、丰满。一老一少的歌声，引来了众多游客的叫好声。我发现，围绕在刘晓曼眉宇间的惊惧，逐渐被激昂替代。

老人侧过脸，对刘晓曼说：“小姑娘唱得真不错，我们边走边唱吧。”

在周围目光的注视里，刘晓曼犹豫了一下，跟在老人身后向山下路口走去。下山路，老人走在前面，歌声一直没有停过，从《军歌嘹亮》，唱到了《咱当兵的人》《北京的金山上》……跟在后面的我们，渐渐被老人和刘晓曼的歌声所感染，也跟着大声唱起来。其他上山下山的游客，也一起劲头十足地呼喊着。歌声并不整齐，却让人热血沸腾……

十多分钟后，我们安全地回到了金顶下的平台上。“小姑娘，你很勇敢！”老人呼吸有些重，侧头对刘晓曼说。

从悬崖峭壁的惊险刺激中回过神，我发现老人的声音沙哑而吃力。走到老人面前，刘晓曼红着脸说：“大爷，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我还在金顶上呢。现在害得您嗓子都哑了。”

一旁的老妇人接过话头说：“他患有支气管扩张，平常说话都不敢太大声，怕吸入太多冷空气加重病情。”说话间，她从小背包里掏出保温杯递给老人说：“老头子，快喝点热水润下喉咙。”

察觉到刘晓曼的愧疚后，老人摇摇头，笑

眯眯地说：“不妨事，我可没那么娇贵，都是老毛病了。还得谢谢你呢，让我重温了一下军歌。其实，我以前不喜欢唱歌的。”“那您怎么又喜欢上了呢？”我很好奇。老人给我讲了他爱上唱歌的故事：

那年冬天，老人在西藏边陲服役。一天下午，他和战友出去执行任务。离开哨所不久，老天突然变了脸，气温陡降，雪花纷飞。大雪很快将大地盖了个严严实实，他们回哨所的路不见了踪影。在茫茫雪原上，他们迷了路。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的脚扭伤了，没法继续走。他们只得待在原地，等哨所派人来救援。

天渐渐黑了，救援还未到来。青藏高原的冬夜极其寒冷，温度低至零下十多度。寒风像锋利的刀子，携着刺骨的冰冷，疯狂地往他的衣服里钻，冷得要人命。在脚部扭伤处的疼痛的不时侵袭下，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心想这下完了，要被冻死在这里了。见他情绪颓废，战友大声说：“咱们一起唱军歌吧。”“可我唱不好！”他颤抖着说。战友说：“反正这里没别人，咱们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之后，他和战友抛开顾虑，在寒夜里大声唱起来，歌声钻进寒夜，不知飞向了哪里。他越唱越有劲，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疼痛，身体里的血液在沸腾在燃烧……循着歌声，其他战友找到了他们。

“如果不是歌声，其他战友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那天晚上之后，我爱上了唱歌。在困境里，歌声能给人力量，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老人说。

这次红云金顶之旅后，我铭记着老人雪夜里的故事，他嘹亮的军歌，不时萦绕在耳边。爱唱歌的朋友告诉我：“动听的歌声可以让人心无杂念，可以给人无穷力量。”

老人和朋友如出一辙的话，让我成了歌声力量的追随者。